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東尼東尼 卅四。

我們回到貝珍家，進門時，一部汽車正好停在我們身後，傳來了東尼的聲音：「兄弟們，玩得痛快吧？」正是那部跑車，裡頭只有東尼一個人。

秀子見了，驚喜地叫著：「東尼！東尼！」

「你到哪裡去了？我們找得你好苦！」尼奧說。

東尼跨出車來，依舊是那身打扮，腳還有點跛，走起路來虛浮無力。他笑著說：「我碰到一個多年未見的老友。」

「為什麼不通知我們一聲呢？」

「嘿嘿，你和朱一向篤定得很，我要讓你們緊張一下。」他得意地笑著。

他走到我們面前，分別與尼奧、秀子擁抱一下。貝珍只伸出手，很有風度地與他握了一握。東尼顧左盼右，誇張地問道：「威瑪呢？她也躲起來了？」

我忍不住要刺他一下：「她和你一樣，也找到了一個老相好。」

貝珍忙打岔說：「進屋去說吧！」

東尼搖搖頭，說：「不必了，我馬上要走，我是來通知你們……」

我太為貝珍叫屈，東尼近來變得太多，令我無法忍受。我便接著他的話說：「你要在這裡多待幾天，叫我們先回去，是吧？」

東尼驚異地望了我一眼，他說：「嗯……是的！假如你們要多玩幾天也可以……」

「你是不打算走了？」我進一步的逼他。

大家都吃驚地望著我，尤其是東尼，臉上訕訕地，嘴巴卻否認：「什麼話？別生氣，算我不對。我只是想多住兩天，這個地方太可愛了。」

我還要說，卻見貝珍哀求地望著我，想想自己也撈過界了，她都不見怪，我又算那一門子？只好換個話題：「你若不回去，我們向誰交代考察的結果呢？」

「這點你別擔心，你只要把威瑪送回家，車暫時放在她家，別的事我負責。」

尼奧也聽出了一個大概，他不高興：「你怎能不跟我們一起回去？」

東尼支吾著：「我還有點事，要不了幾天，你們先走吧！」

「你只顧玩樂，還修什麼道？」尼奧冷冰冰地說。

這句話像是引爆的導火線，東尼爆炸了：「我不夠資格修道！我不修就是！」

「哼！我早知道會有今天！」

「你知道！你是聖人！老實說，我修了這麼久，什麼道理都沒通。」

「那是因為你外務太多，不能專心！」

「我天生是這塊料子！我爸爸媽媽都管不了！你憑什麼管我？」東尼暴跳如雷，連貝珍的父母都驚動了，擠在門口看著。

尼奧一拉秀子，回頭就走，秀子還想勸說：「東尼！」

「別理他！我們回阿根廷去！」尼奧強把秀子拉走。

東尼氣得臉色發白，轉頭走向汽車，嘴裡還嚷著：「阿根廷！天堂又怎樣？哼！」賓士車一發動，咆哮了兩聲，立刻絕塵而去。

尼奧氣得發抖，一張石膏似的臉，繃得發紅。秀子可憐巴巴地在一旁急得搓手扭指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貝珍更是可憐，好在她非常謹慎，並沒有對家人透露任何口風，所以這件事倒沒有引起額外的麻煩。西方人的自我實在太重了，從來不知自律之道。像東尼這種乖戾暴躁的個性，一定要等到人人都受害了，他才有悔悟的一天。

我拿出東尼的行李包，先把帳冊取出，問貝珍說：「妳知道瑟勒絲娣的家嗎？」

「知道。」

「妳確定東尼在她家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麼我們跑一趟，把東尼的東西送去。」

她看看錶，已經九點多了，想了一想，說：「我帶你去，但是我不願見她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這句話簡直是多餘的，我只是脫口而出。

「這是個美麗的小城，是吧？」

「是的。」她的答案有點離題了。

「可見人的審美觀大致是相同的，當一些有錢有勢的人發現了這個寶地以後，所有的人渣都擁到這裡來了。瑟勒絲娣是其中的代表，我就是看不慣才逃到沙爾瓦多。」

「好，那妳在車上等我。」

我們出了門，發覺威瑪正在車旁與一個青年熱烈地擁吻。我故意把腳步踏得很重，威瑪忙與他分開，那個青年匆匆地說了聲：「明天見。」說完回頭就走。

我忙叫：「請等一下。」

並對威瑪說：「我們決定明天早上就走，妳最好和他改個約會的時間吧！」

她一時沒有了主意，怔怔地望著我。我又說：「如果他有興趣，可以和我們一起去沙市，到那裡唸書也可以，若要做事，你父親也可以幫忙。再不然，妳先回沙市，改天再來。」